



红楼梦学刊

一九八二年 第三辑

总 第 十 三 辑

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 编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顾 问：王昆仑

主 编：王朝闻 冯其庸 李希凡

编辑委员：王利器 王朝闻 邓绍基 冯其庸*

刘梦溪* 刘世德 朱 彤 李希凡*

李厚基 启 功 吴世昌 吴组缃

杨宪益 周汝昌 周绍良 周 雷*

张毕来 张锦池 陈玉刚 陈毓罍

胡文彬* 陶建基 郭预衡 蒋和森

蓝 翎 蔡义江 端木蕻良 廖仲安

(编委姓名以笔画为序，姓名后加*号者为常务编委)



目 录

本刊第四次编委（扩大）会议发言选登·····	（1）
王昆仑同志的书面发言·····	（1）
吴组缃同志的发言·····	（2）
启功同志的发言·····	（5）
端木蕻良同志的发言（节录）·····	（9）
蒋和森同志的发言·····	（10）
胡经之同志的发言·····	（13）
刘世德同志的发言（节录）·····	（16）
胡文彬同志的发言（节录）·····	（21）

冷月葬花魂

——黛玉个性的相对性·····	王朝闻（25）
-----------------	---------

略论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之死

——与蔡义江同志商榷·····	卢 红（43）
-----------------	---------

就儒学与其对立面的矛盾关系考察贾宝玉的

异端思想（上）·····	张毕来（53）
--------------	---------

“再巧不过”的老太太

——《红楼梦》人物形象试析之一·····	周五纯（85）
----------------------	---------

试论小红性格……………彭胜云(97)

焦大与赖大……………刘居荣(109)

“石头”的职能与甄、贾宝玉

——《红楼梦论佚》中有关结构艺术的一章…蔡义江(117)

谈谈《红楼梦》的艺术结构……………王敬文(145)

关于曹雪芹的创作经历问题……………李全华(159)

关于《红楼梦》新校本注释的若干

问题……………吕启祥执笔(185)

扫叶摭零

——回顾《红楼梦》新本的校勘……………林冠夫执笔(209)

简论王希廉的红楼梦评……………王靖宇(231)

对脂批《石头记》题跋、印章中人物事迹的新探索

——有关《红楼梦》版本札记二则……………江慰庐(241)

《红楼梦》后半部的“狱神庙”……………吴世昌(255)

曹寅小考……………朱淡文(263)

曹雪芹旗籍考辨……………张书才(287)

《红楼梦》医案评述……………常细樵(311)

脂砚斋论人物塑造管窥……………杨星映(325)

· 红 楼 一 角 ·

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上被胡适删去

的几条跋文……………冯其庸(344)

高鹗娶张筠说质疑……………汪稚青(228)

妙玉惜春对弈解……………聂鸿音(284)

关于“诚忘三尺冷”的我见……………王启熙(143)

读《红楼梦》怀曹雪芹……………林 锴(108)

• 红 学 书 窗 •

- 《红楼梦论稿》（蒋和森著）……………舒 汛（184）
《〈红楼梦〉与〈金瓶梅〉》（陈诏 孙逊著）……………虚 生（84）

• 红 学 动 态 •

- 庆祝新版《红楼梦》问世……………申文甫（322）
江苏省红楼梦学会在南京成立……………凌 江（158）
山西省高等院校举行《红楼梦》学术讨论会……………晋 文（208）

• 港 台 红 讯 •

- 《红楼水浒与小说艺术》（胡菊人著）……………樵 叟（96）
《漫说红楼梦》（赵冈著）……………述 闻（253）

• 红 楼 画 廊 •

- 怡红昏梦……………钱夷斋
雪芹故居图……………张绍文
红楼印谱……………张茂荣（24）（240）

Studies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No.3 1982

Main Contents

Selected Speeches at the 4th. Meeting of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enlarged) by Wang Kun-lun, Wu Zuxiang, Qi Gong, Duanmu Hongliang, Jiang Hesun, Hu Jingzhi, Liu Shide, and Hu Wenbin

Contradictions in Dai Yu's

Character..... Wang Chaowen

On Confucianism and Its Opposite Side.....Zhang Bilai

On the Function of the "Stone" a chapter

on the structural art of the novel.....Cai Yijiang

Notes in the Some Problems on the New Edition

of Hong Lou Meng.....Lü Qixiang and Others

Textual Criticism in the New Edition

of the Novel.....Lin Guanfu and Others

The "Temple of the Jail God" in the Last

Forty Chapters of the Novel Wu Shichang

Notes on Cao Yin Zhu Danwen



本刊第四次编委(扩大) 会议发言选登

编者按 本刊于今年2月26日召开了第四次编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本刊编委、编辑部同志以外,还有首都红学界的一些其他同志。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领导和新闻界的一些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本刊主编王朝闻同志主持,冯其庸同志报告一年来的工作,李希凡同志代表编委会讲了话。

会议除听取编委意见,总结办刊经验以外,着重探讨了如何使红楼梦研究在现有基础上有一个新的提高和新的突破的问题。会上不少同志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现选择其中几位同志的发言,予以发表。

王昆仑同志的书面发言

编委同志们:

我因人大常委会开会,不能参加会议,甚歉。然而,我一直注意着《红楼梦》研究及刊物的发展。几年来,在同志们的努力下,发表了许多文章。近来又听说要创作电视剧,很感兴趣。

祝

红楼梦研究取得更大的成就。

王 昆 仑

1982·2·26

吴组缃同志的发言

关于红楼梦的论文和著作，我很喜欢读；但拜读的还是不多。

我接触一些青年同志，和许多《红楼梦》的爱好者，他们说，解放以后多年以来，直到近四、五年以来，关于《红楼梦》的研究论文多极了，可是时间有限，不容易找，也不知道读那些好。他们叫我推荐。我急切推荐不出来。因此，我希望我们能在这方面有成就的论文，选编一两本，挑那些科学性强、表达得好一点的，象“读者文摘”那样的，提供给对《红楼梦》感兴趣，关心这方面研究的人阅读参考。这个工作适应需要，也有意义，我们研究所和学刊可以做，不知道对不对（现在我才知道刘梦溪同志刚做了这一工作，书已经付印，这是大可欢迎，应该感谢的）。

我自己也有这个感想，就是论文很多很多，而时间精力有限，一天最多读三篇文章，再想读，就不行了。刚才两位领导同志讲了，任何一个时期，《红楼梦》研究都没有现在这样兴旺；这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异卉奇花争艳发，为霖雨露坐春风”，这是我应约题去年《红楼梦》论文集的拙句里的话，也是歌颂当前这一可喜的局面的。我以为以后可以每年选编一本。

但是人不会满足。若一分为二地看，对今日研究又还有不满意之处。

记得周总理曾经说过：百家争鸣，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体会，持之有故，就是说话要有根据，提出一个论点，

不能天马行空，捕风捉影；言之成理，就要有基本的常识，基本的生活知识、历史知识和基本的逻辑观念。不能腾云驾雾，想入非非。我们不能要求一下子就能成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就不行，学习得很不好；那样要求我，可能标准高了。我们只能认真循这个方向加紧努力。我看到有不少的科学论文，正已取得可观的成绩。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要求论红说红的文章，应该有起码的逻辑，应该有起码的常识。有些论文，未免是有这样那样的缺欠。我们编辑部是不是也可以把当年周总理的上述指示掌握起来。比如稿子有可取之处，如果还有些欠缺，或者根据不足，或者逻辑性较差，编辑部是否可以找作者商讨商讨，请他修改补充一下。我看编辑部可以把这个关。

我们的论文一经发表，会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就在我个人接触的工作小范围内，看到一些论文稿子，其中就有受一些红学论文的影响，循着那种路数，钻牛角尖，有的钻得很厉害。看来根据不足，有点两脚悬空，吹肥皂泡。也有喜欢猜谜的。《红楼梦》有不少的可猜之谜，若能实实在在解几个，当然很好；那分寸，我想仍然在是否有据有理，不能胡思乱想。

研究古代文学，我们都认为历史知识是重要的。历史知识，就是当时的生活知识，如果真的撇开历史知识，把《红楼梦》当作现代或当代作品来看，恐怕是不行的。列宁曾经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马克思主义

①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不大讲“绝对”，这里却认为是个“绝对要求”。其实，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就是反映论的原则。《红楼梦》是二百多年以前的作品，它反映的是二百多年以前的生活现实；作者的思想观点，也只能限于二百多年前可能有的思想观点。最近一期《红楼梦学刊》，有一篇文章《探春理家之所本》，提出曹雪芹写探春理家的依据。文章说，那时许多豪门贵族私家花园，都讲究池塘竹木等经济方面的收益，这是当时的一种上层社会的风气。我看这篇短文就很有意思，它使我们知道，探春理家，精打细算，要开源节流，重视大观园的经济收获，不是出于三姑娘个人的偶然才智，不是曹雪芹的凭空臆造，而是当时实际生活的反映。提高一步来认识，这可能跟当时商品经济发展，跟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形成的经营方法的影响，有密切关系。这对我们了解《红楼梦》的现实内容大有帮助。因此，我觉得这篇短文章用小号字排在一角，好象显得不够引人注目，若是用五号字当一篇重要文章处理，是不是更恰当一些？

《红楼梦》语言的研究，大家也认为是很重要的。《红楼梦》的语言，无论铺叙、描写，都言简意赅，非常传神，特别是对话，总把人物内心情绪，神情意态，饱满深刻地透露出来，把人与人之间内心精神的关系，把种种特定场面的形态与气氛活生生地描摹出来，使读者如亲见其人，如身历其境。那种本领，在世界文学中也未曾有。这个无比丰富的矿藏，够我们好好开掘的。关于语言方面的研究论文，刊物上已经发表了一些，这是很好的。我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也应着眼实际，提防钻牛角尖。

我在学校常常发表一种意见。我们学校的中文系，过去是，现在也是中国语言文学系。文学和语言是不可分的，可现

在却分出什么文学专业和语言或汉语专业。这恐怕是学习苏联来的。这么一分，隔行如隔山。学文学不重视语言，学语言的对文学也不感兴趣。如果语言的基本观念和训练没有，他的文学怎么学得好？文学的工具就是语言。战士卫国打仗，枪炮都不会收拾，不会使用，怎么说得过去？同样，你搞语言，怎么能不管文学呢？最好的语言，就是文学语言嘛！现在有一种风气，青年人入学，每个人都立志钻进一个小巷子，只搞一个小摊子。这恐怕很难培养出人才来。在《红楼梦》研究方面，若是青年人一心一意只研究一部《红楼梦》，恐怕也搞不出所以然来。钻在一个小巷子里怎么行呢？要有广泛的基础嘛，要有开阔的眼界嘛。

我还有一个意见，就是搞古代文学，应该关心和了解当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目的之一是为当代文学服务。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么我们的着眼点就不会脱离实际，就会使我们的研究工作生动活泼，富有现实意义，人们都会喜欢看。

以上都是一时的感想，说得不清楚，一定也多不恰当之处，请指教。

启功同志的发言

吴老（吴组缃同志）、张老（张毕来同志）都谈了，我学到不少的东西。我想补充一点，就是现在发表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固为不少，好象有多少多少万字，多少百篇，是很多了。而比起外国的沙学来，还是少得很多。我们还有向国外宣传的需要，还有深入研究的余地。虽然，比起国外研究沙士比亚

来，我们的红楼梦研究还显得不够，但也如吴老所说，我们的研究文章中水份多、米粒少的情况也确实存在的。那么怎么办呢？这就要求我们的编辑同志用一个筴篱捞一捞，使水份漏出去，宁少一点，贵精不贵多。有内容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文章多选一点。有的水平差一点的，就请编辑同志同作者商量商量，让作者自己去挤挤水份。我也有这么一种感觉，现在写文章有这么一个趋势，就是抓住一点边，带一个红字，就可以联上。这种情况当然是不多的。我不知道在没有发表的文章中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这一点，编辑同志当然会注意到了的。

以上是我继续以上的发言，并作了一点引伸。

下面，我再替吴老的发言作一条注解，说明语言研究方面为什么应该注意。前几年我见到一位老先生，扬言自己写了很多文章，校订了一个本子，并且加了批语，很辛苦。《红楼梦》第六十五回“贾二舍偷娶尤二姨，尤三姐思嫁柳二郎”中，尤三姐有这么一句话：“咱们‘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另一个本子却作“你吃我也看”。这位先生就大作文章，说这个“也”字多么多么重要，这牵涉到许多的问题：牵涉到雍正夺嫡，牵涉到天安门事件，等等，把好些东西都牵扯进来了，而且很得意。我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么一个“也”字，就有这么高、这么深的意义啦？后来我一想，这位先生准是没有吃过杂面。早先，北京有一种杂面，近于豆汁、麻豆腐之类，是用绿豆渣子做的，没有油水，很涩，所以必须放大量的油才能吃，否则就没有法儿往下咽。这种东西，都是北京的穷苦人吃的。这句话在书中的意思是说：我瞧你怎么吃。你要是能吃得下去，我就服了你——就是这么一种语气。后来这位老先生的文章发表了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如果这

样做文章，那真是想入非非了。《红楼梦》语言的研究方面，虽然大有文章可做，但决不是这样一个做法。

《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为什么能同前八十回接得上，并且被人们承认。我想这就同补衣服一样，需要有一块布颜色、厚薄、质量，都同原来的差不多，人家能看出这只袖子是补的，可是也能马虎过去。如果乱补一阵，那就不行。比如我的衣服是蓝色的，你补上一块红的或白的，太显眼，那不行。高鹗是汉军旗人，他的生活环境、创作基础，起码同曹雪芹有共同的地方，时间距离又不远，所以他写起来能不说外行话，而说曹雪芹所说的内行话，这样他才能有续书的基本条件。何况我还怀疑后四十回有作者的某一种残余的启示。是启发，是原稿我且不管，但他总有一点理解作者要写的什么东西。黛玉之死，现在特别编了一个舞剧，陈爱莲同志在那里跳舞，但黛玉焚稿就不是前八十回中的情节，现在这个故事肯定了，就及格了，那别的就要不得了？这不成了我要的就是真的，不要的就是假的么！到底后四十回是个什么东西呢，是真的还是假的？

下面谈谈胡适。我们批了胡适许多观点，但有两个东西现在还没有触动。一是什么叫程甲本，什么叫程乙本？这个话开始是胡适说的，可是批了半天都没有触及。还有一个，是说程伟元在鼓担上头一次买了后四十回的一部分，第二次又买了另一部分。胡适说世界上那有这么巧的事情呢？他表示不相信。但是，胡适不知道北京的打鼓挑子是什么样子，打鼓挑子与这些没落家庭又是怎么做买卖的？他知道打鼓有几种，串这个门子的都是什么人？胡适没有这个生活，他不知道。我却有这个经验，小时候拿东西向打鼓的人卖过。后四十回是否从鼓担上买来的，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且不管。但若专从能不能有

这么巧这样一个角度提出问题，那我就回答说：有那样巧的事情。后四十回是否是原来的底稿，那是另外的问题，可以研究。但这两个问题，批胡适时从来没有人触及，而且还在接着用。那么现在分析后四十回的真假，恐怕还必须把鼓担的问题给它拿出去。这是一点。

还有一点，刚才吴老说，有的人是搞创作，有的是在研究书的本身，这两个应该分开谈。提到再创作，以前也有过一些续书，比如《红楼梦书录》中就记载了很多：红楼续、续红楼、新红楼梦、鬼红楼梦，等等，写得低级，下流，黄色，什么都有，真是胡说。这些东西，当然我们可以不理它了。不过，我觉得有两本书是值得注意的。一本是龙顾山人的《红楼真梦》。这本书是作者自己花钱刻的，还请人作了曲子。书中假借《红楼梦》中人物之口，大骂共产党，并为自己树碑立传。还有一本是吴趼人，别号我佛山人的《新石头记》。这本书流传很少。他借红楼人物故事，设想在清朝末年建立一个改良主义的理想国。这跟龙顾山人的《红楼真梦》恰好是对立的。这本书前些时候北京师范大学准备印，后来又说旧小说印得太多了，《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印了多少多少。这两本书是否印多了，我姑且不谈，但《新石头记》这本书，我认为还是可以印的，所以再呼吁一下。虽然，这本书也有它的局限性，但与《红楼真梦》之类比较起来，起码有它一面的价值。

端木蕻良同志的发言（节录）

《学刊》办了十期了，反映都是比较好的，今后还将吸引更多的读者。关于改进的办法，上面好多同志的意见，我都同意。下面就几个问题，表示我个人的意见。有的同志说，我们的红学界，应该把它的长处发挥出来。这一点很重要。比如家世考，就不能把它看得太呆板了，并且一当有人反对，就把它否定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态度，因为谱牒学本身就是一门学问。我们有这样一个丰富的传统，为什么要抛弃它？这项研究当然不可能为所有的人所接受，但这是研究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当然，考证不能扯得太远，但也不能轻率地否定它，因为这是我们的长处。关于曹雪芹家世的资料，香港没有，台湾也没有，发挥这个长处，有什么不好？不管曹家是在安徽也好，是在山东也好，谱牒学本身就有它的社会根源，并不单单只记载着一个传宗接代的问题。曹家在康、雍、乾三代，有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地位，通过谱牒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另外，不管我们对马列主义学习得好不好，我们都希望能掌握这个工具，以便在它的指导下更好地工作，而不能一听见人家对家世考有议论，就把它抛弃。我们应该用摩尔根研究古代社会的那种态度，来研究曹家家世的演变，然后就会发现很多的东西。那么，这样做是否偏离了曹雪芹和红楼梦呢？我看不会。只是由于我们经验还不多，做得还不够好。

另外，我也赞成设立国际性的红楼梦研究资料中心。据我所知，台湾也掌握了一部分关于曹雪芹的档案资料。比如解放

前，故宫曾经影印过有关曹雪芹的档案资料，有些就带到台湾去了，他们现在还在印制，而咱们的则将近绝版。我们不是曾经呼吁同台湾红学界同仁进行学术交流吗，是不是就可以先从这方面着手。因为我们需要这方面的东西，台湾也需要他们现在还没有而我们已经掌握了的东西。这种交流，对双方都有利，而又可以不受政治的影响。

蒋和森同志的发言

没有准备，讲不出什么东西，只能信口开河了。

《学刊》上有许多文章对我很有帮助。有些文章如关于外国研究《红楼梦》情况的报导，我觉得还可以多发表一些，因为外国研究的角度尽管和我们有所不同，有些看法也未必妥当，但能触发我们的思考，有助于进一步探讨问题。

近来，我常听到一些对考证的议论。我以为，真正有价值的考证还是对《红楼梦》研究有帮助的，只是不能为考证而考证，以至沉湎于故纸堆中。还在清代“乾嘉学派”盛极一时的时候，有些有识见的学者如章学诚，就对那种繁琐的考证提出异议了。他曾经提出史纂、史考“皆非史学”。是不是在“红学”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也许值得考虑。我想，这样说并不是一概否定考证，《学刊》还是发表了一些有意义的考证文章（包括一些有学术价值的注解文章），今后是不是还可以就如何提高考证的科学性、目的性发表一些文章？

另外，研究《红楼梦》本身也有一个科学性、目的性的问